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6B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三冊目錄

卷五

論辨類

解

獲麟解 韓愈

命解 李翱

復讎解 王安石

釋

釋左傳 魏禧

考

郡縣考 姚鼐

原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原毀 韓愈

~~215693~~

原鬼 韓愈 九

原人 韓愈 一〇

原十六衛 杜牧 一〇

原過 王安石 一二

原君 黃宗羲 一二

原臣 黃宗羲 一二

原士 袁枚 一五

原才 曾國藩 一六

對問

對禹問 韓愈 一七

愚谿對 柳宗元 一八

廣陵對 汪中 一九

書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二三

復性書中篇 李翱 二五

復性書下篇 李翱 二八

權書四首 蘇洵 二九

喻

槎客喻 羅隱 三四

言

罪言 杜牧 三四

賣柑者言 劉基 三六

語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三七

錄二叟語 何耕 三七

設浴口語 黃庭堅 三九

旨

弈旨 班固 三九

達旨 崔駰 四〇

訣

養生辯疑訣 施肩吾 四二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 論辨類 目錄

三

申鑒大略 荀悅.....四三

錢本草 張說.....四四

惡圓 元結.....四五

惡曲 元結.....四五

鞭賈 柳宗元.....四六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四七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四七

責和氏璧 劉敞.....四七

觀漁 梅曾亮.....四九

卷六

序跋類

序一

毛詩序 卜商.....四九

尚書序 孔安國.....五〇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五一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六四
史記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六五
史記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六六
戰國策序	劉向	六八
漢書貨殖傳序	班固	七〇
漢書游俠傳序	班固	七一
漢書循吏傳序	班固	七二
漢書儒林傳序	班固	七三
漢書外戚傳序	班固	七五
說文序	許慎	七六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七八
思歸引序	石崇	八一
豪士賦序	陸機	八一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八二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八四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八六

陶淵明集序	蕭統	八九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九〇
玉臺新詠序	徐陵	九一
帝範序	唐太宗	九二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九三
敍宅經	呂才	九四
敍祿命	呂才	九五
敍葬書	呂才	九六
自敍	劉子元	九八
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一〇一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一〇三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一〇四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五

論辨類

解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

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復讎解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讎。其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論辨類

釋

釋左傳 魏 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鬪。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掙斂黷貨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匄芻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悖而不止必敗。蠱蠱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

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驂。據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論辨類

考

郡縣考 姚 鼐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遠地。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

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論辨類

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爲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感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

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百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教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軍馬歌。

童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襍糶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常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釜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猝。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蠱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

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

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膝。固肩鏹。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黃宗羲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科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人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惟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飢寒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

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傳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之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士袁 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旣曰士。皆可以爲

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旣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原士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

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其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論辨類

對問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混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劍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倚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也。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臥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率不自克。此其大凡也。願以是汚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廣陵對 汪 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嘉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於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諭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瞽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闕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於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於辰爲維首。於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於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

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於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臯。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旅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勤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覩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於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泊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於張巡。守堅於墨翟。則李

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而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於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邳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卽戎。與苟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卽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旣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

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於是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於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關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於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於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於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闈。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旣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

南至橫江。主帥旣戕。官軍屢屲。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豨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於遐裔。羣盜蠡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於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千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展肝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辜。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於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筴。謹錄爲是篇。

論辨類

書

復性書上篇 李 翱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爲也。情旣昏。性斯匿。

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者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可已者也。不可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

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釃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儉存焉。與之言。陸儉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李 翱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其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力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原。而及其性者。道

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尙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文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李翱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眠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權書 蘇洵

用問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

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除賂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

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諂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熊。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掇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論辨類

喻

槎客喻 羅 隱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泛其閒。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壽命之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閒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坑。或觸如鬪。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則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處。而不自亂。吾未見其有顛越之心也。

論辨類

言

罪言 杜 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特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備役諸侯。至秦萃

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猶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閒。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閒。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是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

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閒。故魏於河南閒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巒。語曰。叛去會。會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

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吾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論辨類

語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邪。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於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礮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說蓋微見於呂令。而詳於續漢禮儀志。大

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牛。以獻於二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於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祠句芒。環牛而鞭之。三市退。而縱民磔牛。民謹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上。則繭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歲率以爲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羣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首折骨矣。譟者奪者負者趨者。而汝始蕩爲游塵。散爲飄風矣。嗚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以自奉。嘯吸生風雲。叱咤爲雷霆。偃然自以爲莫己若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者殞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聞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旣磔者乎。吾悲夫禍福之無常。而慶弔之相躡於俯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戲人。胡爲而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局局然笑曰。子何言之陋邪。是安從生。自土而爲泥。自泥而爲牛。土不知其爲牛也。自牛而遭磔。磔而復爲土。土不知其非牛也。彼旣不知其爲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旣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之碎之。敗之。負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愠。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爲己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旣去。則猶殫智竭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爲之大哀乎。其有媿於茲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子何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然異其言。迫而問之。若

何爲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錄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設浴口語 黃庭堅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爲垢淨。我今施茲八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娑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衲子。隨喜白衣。皆嚴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論辨類

旨

弈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棋爲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道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躡擊相陵。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基破窳。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扞相刦。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休旁。

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主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達旨 崔 翹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蹟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贖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遇利器於良材。求鑠錫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苟子欲免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盪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

主有時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伊臬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蕤供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狗己。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惟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論辨類

訣

養生辯疑訣 施肩吾

一氣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求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獵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效。得者觀之。實爲自誤耳。今歷觀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逆順之宜。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矣。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真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或人嘗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於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驅役考召者。清靜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不聞其死者也。身歿幽壤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愍於內。神恍於外。沈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人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又況妙本元深。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卽應。苟

云靈骨無乃疎乎。然夫服氣絕粒者。道家之所尙。人苟得之。皆有不食之功。身輕之效。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真氣暗滅。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真誥。誠爲身外之虛名。妄作人間之孟浪。在己無徵於延益。於人有驗於軫攘。亂構休祥。徒陳禍福。如斯之輩。並非保生之道也。或以清靜無爲。深居絕俗。形同槁木。志類死灰。不知天地動用之心。不察陰陽行運之理。如此則雖遊恍惚。其恍惚而無涯。縱合窅冥。其窅冥而莫測。翻使希夷之外。神用罔然。虛白之中。元關失守。言議之際。中有高真。喟然而歎曰。守一非一。履真非真。此亦近爲門階之由。殊未窺其室中之用矣。大凡保氣棲神。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亦不可以兀然而守之。且神無方而氣常運。形至靜而用無窮。是知保氣者。其要在乎運。棲神者。其祕在乎用。吾嘗聞之於師曰。體虛而氣周。形靜而神會。此蓋爲出世之元機。無名之大用矣。

論辨類

附錄

申鑒大略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業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正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乎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巧。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因。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飢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汗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平均。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傷神。此旣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爲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精練。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惡圓 元 結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汗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第學。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尙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 結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慚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慙哉若能苟曲於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黝然若揮盧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

者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別其右足武王

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邱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與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唯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

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觀漁 梅曾亮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卷六

序跋類

序一

毛詩序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尙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定古隸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糜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闡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由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聃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聩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卮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報還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

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受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涵。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

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鬲。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禪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

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鼃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騤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

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輿。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其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價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與。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

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惟梁爲捍。價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捍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絀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旣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漢。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

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瀧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惟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

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執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黽錯明申商。公生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載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記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尙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於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史記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隲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

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戰國策序 劉向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也。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

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漢書貨殖傳序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阜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僂隧。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薙蘗。澤不伐天。鰲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傑。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絻褐不完。噉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漢書游俠傳序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漢書循吏傳序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宴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皆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由。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漢書儒林傳序 班固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斥陳。干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

習禮。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于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子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賢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

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漢書外戚傳序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娥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佞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說文序 許慎

敝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緜。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僞。歪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忠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軍涂異軌。律令異瀆。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异形。秦始皇

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愷。又見

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其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委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愛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

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卷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祥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愾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

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客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墜。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眊。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豐。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旣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因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降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選。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配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眊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會。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帝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於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右梁潮源。略亭臬。跨芝廡。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境。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榭。闕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騎。搖玉鸞。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旣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蕝芬藉。觴醴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喬矜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妝藻野。衽服縟川。故以杼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旣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垵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之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吳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峻。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昌姬。蹈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權。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菲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旣缺。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園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鬢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罽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甌暗相尋。鞮譯無曠。一尉侯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壁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嚠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瞻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臚臚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邇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旣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爰。展輪効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璫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淳。晬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邪詩。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 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葦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尙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尙幼弗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卽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尙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中以止足之戒粲答

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尙書吏部郎參議。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尙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尙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尙。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

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女工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諡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詔。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勤必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防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倅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繡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防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陶淵明集序 蕭 統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貧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雞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

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匕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閭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雀。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容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徧緝細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欵案而忘怠。況復延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偕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搢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慙歎。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彀。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舍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捃牘拚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

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儒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篴篥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闕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

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晴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玻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縉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形管。麗矣香奩。

帝範序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

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板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緝曜。豺狼尙梗。風塵未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鷓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翦長鯨而清四海。掃欃槍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熾焉。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誠云爾。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五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券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

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毗能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敍宅經 呂才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惟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並是

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毫。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敘祿命 呂才

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卽命祿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修德。妖孽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以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旬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姓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惟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

終老更彌凶。惟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依祿命書。法無官爵。惟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書。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敘葬書 呂才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窳窳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變遷。豈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

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意。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尙赤。大事用日出。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尙。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日出而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而無後。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旣有常所。

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辯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自敘 劉子元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以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

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范兩漢。便怪前書不
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
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
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
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
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摧。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
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以修春秋。鑽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
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
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
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旣朝廷有
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爲紀錄。至於紀
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
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
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
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

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邵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若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胸中。曾不薈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噎。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敍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元。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予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

嘲以誚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滂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甑。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元深奧，難以揆賸。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曉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惟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元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煌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漣，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許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性情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轡轡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尙書許公應連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暫輟。至於八九

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藉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輟。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秋陽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價。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覘

山之上。長流墮淚之詞。廷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 肅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闕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敍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遜。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廷。則有君臣廣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旣迫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旣薨之來。載。皇上負辰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之文詞。光大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予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

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敍治亂。則明白坦蕩。紆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不足以遏其氣。而闔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

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軾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虹口法院移交
陳公博系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6B

上海圖書館

